



周英戀經常帶領學生到戶外田野調查，這是學生為她留下的倩影。（周英戀提供）

人如其名。

像與上天約好，周英戀此生

註定與花結下不解之緣。

與花依戀半輩子，

周英戀說，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

## 戀戀花藝 戀戀台灣 周英戀

走進周英戀的花藝設計工作室，宛若走進一處充滿想像與童趣的森林：天花板以竹枝編織構成，像一張網，承載周英戀

對於人生的夢想；一側牆邊，錯落有致的木架上，是她與家人、友人的合照，照片中的她，總是漾著笑意；另一側牆，則成為她的畫布，任意揮灑創意，果莢作成的高跟鞋、樹葉拼貼的貓頭鷹時鐘，還有以各種葉片、枝條，甚至蓮蓬為架構拼成的圖畫，讓人彷彿走進蓮田，看盡山色，而周英戀，日日優游其間，從不厭倦。

目前擔任兆竹元藝術諮詢研究中心執行長的周英戀，19歲負笈日本學習插花，22歲開始在救國團教授插花課程，一路走來，學習與教學，是她不曾中斷的生活歷程，雖然場域不同，但她熱誠的人生態度，卻是如一。

其實學習插花的年紀，該回溯自周英戀的國中時期。接受日本教育的母親，一雙巧手，不僅精於洋裁，也工於插花，周英戀耳濡目染，深受影響，尤其幼時住在台南縣鹽水鎮鄉間，放眼都是花花草草，三合院周圍佈滿了豌豆花、圓仔花、雞冠花等，像與她一起成長，早已成為她記憶的一部分。

雖然原生家庭是地主，經濟不虞匱乏，但當時女子並不被允許讀書，父親雖然開明，經濟大權卻掌控在祖父手中，為了讓她讀書，父親

撰文・攝影／楊藍

協助單位／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



周英戀(右三)  
帶領學生戶外  
研習。

甚至下跪請求祖父同意，她永遠記得父親跪著的背影，那是望女成鳳的深切期許，她成為家族中第一位完成高中學業的女孩。

## 以花道修身養性

就讀高中時，周英戀深知繼續升學無異奢望，父親則發現她喜歡花藝，當年的台灣深受日本統治遺風影響，還普遍存有女子以花道修身養性的觀念，學習插花，不僅擁有一技之長，也為嫁個好人家，只是這麼單純的理由，她一頭栽入「花花世界」，一轉眼，已是30個年頭。

周英戀說，當時每堂插花課的學費是台幣10元，在民國60年代，可說非常昂貴，教授插花的老師是鎮上醫師的太太，這位老師以及剛從日本回台的女兒，氣質脫俗典雅，「原來插花可以讓人這麼美」，在她心中，植下一株追求理想的幼苗，無悔地投入插花領域。

祖父過世後，父親掌握經濟大權，供她到日本京都學習插花，從池坊入門，遍及其他流派，當時尚未開放觀光，她必須以某公司業務考察名義赴日，每次為期3個月，大約兩年時間，她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，因為喜歡，周英戀說，她「從來不覺得累」。

獲日本池坊華道學校正一級教授、草月流學校一級師範等資格後，周英戀開始從事插花教學，但她發現，台灣盛行的池坊及其他各流派，以表現人文，著重意境為主，所謂一花一世界，不僅曲高和寡，無法應用於日常生活中，同時花卉的消費量有限，無法帶動產業發展，因此她思考將插花與經濟結合，決定到美國花藝藝術學院進修花藝設計，學習將花卉變成「商品」，獲美國AFS(American Floral Services)講師、A.I.F.D.(American Institute of Floral Designers)國家花藝設計師等資格。

周英戀說，所謂花藝設計，並不僅是「插花」而已，必須融入各種美學，經由創作與嘗試，以全新的設計理念表達個人的構想與創意，同時應深入了解



葉片染色，拼成時鐘。

各種植物素材的特性，包括植物的葉、枝、種子、根、莖、果莢等均可運用，古樸的葉片帶著皮革的厚實感，拼貼成時鐘或圖畫，現代感十足；扭轉的果莢配上乾葉條及小星花，就成了高跟鞋。

## 花藝設計生活化

上帝給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力量，周英戀則賦予另一個生命。

她表示，現代花藝設計除展現創意外，最重要的是，走入人們的生活之中，因此花藝計的應用，範圍極廣，包括典禮會場、餽贈花束及禮籃等，儘管主題內涵不同，表現方式各異，但本質是一致的，且均需使用大量花卉，促進花卉產業發展，使農民辛苦種植的成果獲得回報。

從民國74年起，周英戀經常從國外引進新的資訊，例如建立盆花也是消耗品的觀念，將盆花當切花使用，當葉落枝凋，應化作春泥更護花，透過作品，傳達使用花卉的觀念，告訴消費者搭配節慶如何挑選花禮，當時產業界研發出新的花卉品種時，也會透過花藝設計師傳達，在彼此緊密配合下，台灣花卉終於擁有一片天。

經過不斷的宣導、教育，周英戀說，台灣民眾使用花卉的質、量均有提升，但尚不普遍，同時因美感經驗不足，加上價值觀的扭曲，用花不僅粗糙，甚至流於「拼場面」，導致花卉被濫用，她曾在媒體發表「總統的胸花太大了」一文，直言國內花藝設計界的弊病，濫用花卉雖有助於消費量，對產業長期發展卻是致命傷。

她指出，台灣的花藝文化被許多積非成是的錯誤觀念所掩飾，尤其男士的胸花佩戴禮儀普遍存有「官大胸花也大」的觀念，由於胸花太大，導致許多官員走動時，胸花不停晃動，顯得十分突兀。事實上，佩戴胸花只是一種身分地位的表徵或一種尊重之意，就花卉裝飾文化或禮儀層面而言，應該佩戴「一朵胸花」，而非「一堆花」，尤其為安全考量，世界各國元首通常並不佩戴胸花。

## 美感須用心體驗

周英戀說，日常生活中，美感的經驗俯拾即是，但必須用心體會，自我培養。從年頭到年底、從北部到南部，台灣隨時隨地盛開各種花卉，喚醒這塊土地上的住民的心靈，天母的樂樹、陽明山的櫻花、苗栗的油桐花、白河的蓮花、屏東的九重葛，依照時序開



染色葉片製成的貓頭鷹時鐘。



果莢高跟鞋，童趣十足。

放，從不延遲爽約，像怕辜負了人們的等待，人們又怎能視而不見呢？

地景藝術，則是她未來推動的目標。她表示，荷蘭擁有以地景藝術造景的公園，以大自然為背景，以花卉作為調色盤，揮灑出各式景致，大樹永遠矗立，整個公園就是一幅藝術創作。而士林官邸一帶，大樹下種植四季草花，隨著季節輪替，以色彩為大地寫日記，已是簡約的地景藝術，要達到這個目標，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薰陶，但她堅信，只要開始進行，就不會太遲。

因此她從事花藝設計時，總是跳脫「插花」的格局，例如有回在士林官邸舉辦花藝展覽，她建議以竹子架構成為拱形，讓孩子可以穿梭其間，人與自然密切互動，而非將花藝設計視為靜物般，僅止於欣賞而已。

周英戀的認真與傑出表現，獲得教育部肯定，台中高農及淡水商工於民國78年成立花藝技

術科，由於是全新的

科系，教育部技職司

委託周英戀規劃課程，並編寫教材，該套教材迄今仍廣為學子使用。

由於早年園藝系並無花卉應用課程，導致專業師資嚴重缺乏，周英戀接下「全國高職教師赴企業界研習花藝課程」，訓練種子教師，由教育部補助經費，持續迄今，只要老師願意學習，她甚至免費傳授，即使忙碌不堪，她仍熱心參與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在士林官邸開辦的「生活園藝教室」，遍灑綠化的種子。

此外，她還參與職訓局規劃花藝技術士乙、丙級技能檢定，由於美的事物如何訂定評分標準，牽涉廣泛，周英戀說，過程艱辛，不親自參與，難以體會其中的辛苦，一路走來，雖然辛苦，但也很甜美。

教學時，周英戀依照學生的需求不同，設定不同的課程內容。對花店業者或園藝科系學生，由於將以此技能謀生，因此她的教授重點著重於商品，要懂得買花、賣花、種花，也要懂得教導客戶如何應用花卉，除了了解設計的原理、要素，技術的訓練及參與展覽也很重要，既可增加臨場經驗，同時觀摩他人優異的作品。

如果是純為興趣學習的家庭主婦，她的教學重



以竹編拱門區隔空間。





以枯樹吊飾佈置的花藝教室。

點在於用花常識，如因應宗教的不同，擺設的瓶花也會有所差異，其他如利用各種素材製作工藝品，既可增添居家情趣，也可作為餽贈禮物；至於學校或花藝工作室的老師，由於身負教學任務，因此必須加強本身的專業理論，包括花的生態、產地，甚至設計學、色彩學都必須兼容並蓄，尤其必須培養插花速度，爭取時間供學生實作。

## 發現台灣之美

除了課堂上的理論講述及技術訓練，周英戀也要求學生多看書、雜誌，汲取多方面的知識，並鼓勵學生從事田野調查，她表示，優秀的花藝設計家應以其豐富的情感、雋永的思緒，捕捉生活中的靈感，才能創作出撼動人心的作品。

談及從業過程中的挫折，溫婉的周英戀，仍然帶著笑意，她說，當初的挫折，誰也沒料到竟成為她如今美好的生命的助力。

她表示，就讀空中大學，原本只是單純地滿足求知慾，但84年時，她原來執教的淡水商工職校卻因為她未具備教師資格，而在開學後臨時喊停，不再續聘，但是相關課程係由她規劃，教材也是她所編寫，她質疑，如果她「沒有資格」執教，那麼誰有資格？她到當時的省教育廳據理力爭，也獲得認同，雖然最後同意她繼續任教，卻因自覺人格受到傷害，不願繼續執教，為銜接她的課



枯枝、葉片、蓮蓬  
構成不同趣味的圖  
畫。

程，她並為學校老師免費密集訓練。

在爭取的過程中，學校人員曾表示，她所擁有的美國、日本的插花教授資格，國內均不認可，但空大的「文憑」則可被接受，這一句話，成為她在最短時間內唸完空大的原動力，後來並進入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。

在藝術大學中，校長邱坤良在課堂上所說的一段話，令她印象深刻。他說，要想了解一個地方，深陷其中是無法做到，必須跳脫原來的地方、原來的情境、原來的框架，也許一天，或是一年，回頭再看時，才會發現自己在原來的領域多麼渺小、刻板，坐井觀天，看不到優點，更模糊了缺點。

她表示，有人說台灣很美，但美在那裡，一旦離開台灣，才能深刻感受。每年她到日本、歐美等國進行交流訪問，以園藝工作者的角度，她發現台灣的美：花農努力地種花，不斷研究新品種，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他們仍堅守崗位，美在他們的勞動力及生命力；每天清晨四點，內湖花市湧入一波波鮮花，等待人們關愛的眼光，美在那數大就是美的花海；每一場花藝設計展覽中，無數的人同心協力，只為將台灣花卉的美呈現在國人面前，美在他們的參與及熱情；美在花藝設計師們不計酬勞出錢出力，只為推廣美的經驗、美的感動；美在那些揹著背包的退休人士，他們彎腰品賞，口中不斷發出「好美啊」。

周英戀說，愛這塊土地，光憑嘴巴說說是不夠的，必須付諸行動，因此她不斷地進修、充實自己，她以六年時間讀完空中大學，接著唸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，理論與經驗並重，當社會需要她時，有人問她「Are you ready?」，她會自信地回答「Yes, I am。」。



木架上滿滿的  
照片，顯示周  
英戀的惜情。